一剪梅

■闫心同

电视里，农民歌手朱子文，正以无比纯正的声音，用心唱着《一剪梅》：“雪花飘飘北风萧萧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……”不知为何，这歌由他来唱，让人感到尤为合适。

一个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民，难免要天天手握铁锹、锄头，清理牛粪，挥汗田间。这无疑是世间比较艰难的生存方式，即使不是终日苦闷，至少也是浑然度日。然而，一天到晚，朱子文却干到哪里唱到哪里。这，能不引来乡邻不屑的目光？招来周围讥讽的笑声？只是“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”，不屑也好，讥笑也罢，丝毫不能影响他劳苦之中引吭放歌。

也许，劳苦之中，随便哼哼唱唱，只要可以解除心中的烦闷，消除生活的枯燥，就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做法。可他偏不满足于此，不仅要唱，而且还要唱出档次，唱出境界。农舍辟出一个窄长空间，就是练歌房，低档的手机录了含混不清的伴音，就是配乐队。如此因陋就简，一练就是二十年。二十年啊，想想看，若对唱歌没有真心实意的爱，若没有一颗矢志不移的心，一支寒梅怎能一直“就在最冷枝头开放”。

也许，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不只是一句俗话。进入不惑之年的朱子文，因其音像被传网上而一夜走红。连中央电视台的“春晚”也有了他的影音。这绝不是偶然的“时来运转”，而是二十年来精益求精终于达到了炉火纯青，二十年的磨砺终于散发出埋藏不住的光辉。“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光芒照耀你我”。

听着朱子文唱《一剪梅》，听着听着，不觉感叹，那歌中所唱的一剪梅，不就是他自己吗？

水泥路的边缘地

■薛存昌

村南有一条水泥路，直通镇里，不管雨下得多大，沿途村庄的人都能到镇里办事。村人都说路修得好。

路三米五宽，两边有一米多宽的边缘地。边缘地都被人种上了庄稼，有红薯、芝麻、豆子还有油菜。我纳闷了，大田地还有抛荒的，你们这些人是吃饱撑的，闲着没事了？

我们村有一个85岁的薛存义老人，走路都上棍了，他也在儿子责任田地头的边缘地里种上了庄稼。去年天旱，油菜苗出的不齐，他叫闺女替他担水栽种。油菜已经出薹开花，没见过开了花还栽油菜的，薛存义老人的举动惹得村里人一片哄笑。一次见到薛存义，我说，存义老哥，你种一辈子地不知道油菜开花不能再栽吗？弄这么大的笑话！他叹口气说，咋不知道，都怨我上段病了，误了季节。我说，误了就不栽。栽了不结籽，费劲有何用？他苍老疲惫的脸上强挤出一丝笑，对我说，老弟，你说我种庄稼为打粮吗？是护路。这三米多宽的路，两辆汽车对头难破辙呀！要是边缘地泥土被水冲了，能不翻车？能不出车祸？我种地时把土封平，庄稼长起来护着土，这样气死老龙王，路永远也是平坦的。我为老人的话所感动，薛存义是老党员了，他有这种思想，其他人呢？我又询问了村里一个栽过红薯的老大嫂，你栽的红薯，每年能产多少？她指着高高的杨树说，一天见不到半天太阳，你说我能产多少？我在路边种红薯，不是为了吃，而是疼爱路。咱人老几辈谁见过这么好的路？这么好的路谁不疼爱？老大嫂是个五保老人，吃穿用村里供应，她的话我相信。

路是大家的，如果人们都像两位老人一样，有良好的爱路动机，又有良好的爱路行动，该多好啊！

幸福

■倪雪萍

我家临十字路口，以前路口冷冷清清没什么人。随着周围小区居民的不断入住，人越来越多，在路口做生意的也跟着多起来。其中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卖豆腐脑的。

卖豆腐脑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，稍微偏瘦，岁月的风尘过早地爬上他的额头。他是第一个在这里摆摊出生意的。一辆三轮车，上面放了两只盛豆腐脑的铁桶，一张小桌子，几把凳子，一些碗碟，如此而已。路过的人买了豆腐脑或带回去，或坐在桌子旁吃。男子总是面带微笑小心翼翼地盛着豆腐脑，根据客人的喜好放糖或放咸菜。他言语不多，但很实在，每次都把碗盛得满满的。

前段时间，他一直没出摊。喝惯了豆腐脑的我走过路口总有些许失落。他是生病了？还是改行了？

最近几天，熟悉的豆腐脑摊又出现在街口。不过，他的身边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胖胖的妇女，估计是他的妻子。与他不同的是，这女子粗声亮嗓，说话快言快语，很是热情。还有一个小女孩，八九岁的样子。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人多的时候，男子就抢着帮媳妇给客人盛豆腐脑、找钱。懂事的小女孩也不闲着，忙着收拾碗勺。人不多的时候，男子就辅导小女孩做作业，小女孩趴在三轮车的车座上写字，很认真，不论周围有多吵，都无法打扰她。这时，女人则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父女俩，眼里满含爱意，时不时帮丈夫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或捶捶背。

看着这一家三口，心里不由生出一份感动。生活并不见得多么富有才是幸福，只要一家人互相关爱体贴，团结一心就是一种幸福。这也是最平凡最质朴的幸福。

父爱

■董美辰

爸爸对我的那份爱，让我终身难忘。

小时候，爸爸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上学。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别人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，而你呢，是在我的车座上长大的。”那时正值深冬，天好冷，我不停地把手放在嘴边哈气。爸爸听到我哈手的声音，就让我把手伸进他衣服里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问：“爸，你不嫌凉吗？”爸爸一脸轻松地回答：“我比你有火力嘛！”当我将手放到爸爸衣服里面时，他的体温一下子传到我冰冷的手上，如同一股暖流涌进心中。而手放进去的那一刹那，我也能感觉到爸爸身体一颤。我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。

为了抑制泪水流出来，我抬起头。天阴沉沉、灰蒙蒙的，太阳也好像怕冷似的，悄悄地躲了起来。路两旁的树枝光秃秃的，在寒风中抖动。北风呼啸着扑面而来，吹在我脸上如同刀割。爸爸迎着风骑车，身体向前倾着，我能感觉到他在打哆嗦。此刻我躲在爸爸身后，他那宽厚的脊背，在为我遮风挡雨，我的心和手一样觉得温暖。至今，我一想到爸爸冬天骑车送我上学的那个画面，都禁不住要落下泪。

爸爸工作调动后，白天我们就不经常见面了，而我也长大了，上学不再需要爸爸送了。可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总是想起那时和爸爸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

哦，难忘的那份父爱！

读《发现母亲》所感

■刘建华

近段读了王东华先生的著作《发现母亲》，觉得这是一本值得所有人读一读的好书。作者不是仅仅写给女人的，也不仅仅是女人应该读一读。

书的后几章我回读了一遍。其中第五章“让灵魂追上成长的脚步”与第六章“我们的教育犯了个大错误”，我尤其认可。好久以来心中所存的对教育的某些隐隐担忧由朦胧变得渐渐清晰。

书中说，“天才都是斗士”、“天才都是圣徒”。是呀，纵观历史，但凡那些能成大事、做大学问者，哪一个没有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的经历？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在当下这个浮躁的年代，还有多少人能安于物资的清贫，乐滋滋地去做精神的富翁呢？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清心寡欲，朱自清宁可饿死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，还有多少人崇尚和追随呢？我们成年人对于追名逐利已见怪不怪，却希望我们的孩子耐得住十年窗前无人问的清苦与寂寞，去赢得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荣耀。看看我们成年人在忙什么，就会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体会不到读书的快乐，厌倦学习却迷恋网络和电视，就会明白社会上怎么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孩子。

其实，孩子都是父母影响下的产物。一个有时间忙于交际，泡在酒局而无暇学习的家长，很难培养出一个以学为乐的孩子；一个不注重修养的家庭，也很难向社会输送一个品行端庄道德高尚的优秀公民。

“灵感一分钟就可以有一打，但是从灵感到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则要付出巨大的劳动。”试想想，没有15年的忍辱负重，怎么会有世人对《史记》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的赞誉？不经历10年如一日的艰辛，怎么会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里《红楼梦》的一席之地？没有27年磨一剑的坚韧，著就《本草纲目》，哪会有李时珍的流芳后世千古传颂？

作者喻自己成名前为“一条落水的丧家狗”，还喻自己是狮子狂追扑食的一只兔子。没有在狮子面前的拼命奔跑，怎么会有王东华这只兔子的绝地逢生？只有斗士才会有拼命的胆略和气魄。所以说天才都是斗士，也只有斗士才可能成为天才。为了心中的信仰，甘做苦行僧，历经磨难，九死而不悔。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，不求多，只求好，就像唐玄奘西天跋涉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，只为普度众生。所以说，天才都是圣徒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（节选）

策　　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
撰　　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21.许昌第一战区野战医院。

卫立煌（俯下身来抓着魏凤楼的手）：一家子呀，你受苦了！今天，我代表蒋委员长专程来看你，委员长嘉奖令随后就到，第一战区奖励你和游击纵队三万大洋，将游击纵队扩编成一个整编师，军饷和装备和中央军同等待遇。

魏凤楼：嘉奖就不必了，这是军人应做的，钢洋要，正缺钱哩，有了钱我还得扩军。只要我老魏能走，我就跟狗日的拼到底。

卫立煌（拿出一封电报）：这是冯玉祥将军拍给你的电报，由我转呈。

22.字幕：

凤楼同志大鉴：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

久别念甚，春风和暖，想伤势必日间痊愈也。此次同志在马路口作战，奋不顾身，牺牲精神，国人无不佩慰。爰于日前将前后经过情形，祥陈于委员长，并请扩编成师，补充饷项军械，予以特别奖励。兹将原函抄寄，委员长复示如何，再为函告。特此布达，敬祝早复安康！冯玉祥

魏凤楼看完，眼里蓄满泪水。

卫立煌：一家子呀，我也敬祝你早日安康！为国珍重！待抗战胜利，我一定到马路口为你塑个铜像！

魏凤楼：谢谢。

傅庭芳（拐着腿走上前去对魏凤楼）：建亭兄，你还认识我吗？

魏凤楼（一时想不起来，伸手接住傅庭芳伸出的手）：这位贤弟，你可别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。

傅庭芳：你忘了？中原大战时，在商丘打仗，就是你这位西北军军长，包围了我的师部。你一梭子过来，把我的右腿骨头打碎了。

魏凤楼说：贤弟的伤，可好了？

傅庭芳说：换一截子骨头，基本上能走路。

魏凤楼：那还不错。

傅庭芳说：我治的及时，在洛阳白马寺骨科医院治的，那里有高手，所以我跟卫长官来，推荐你到洛阳住一段。那里的膏药也中，贴一贴透骨，好得快！

魏凤楼说：中中中，魏拐子听傅拐子的，去去去，过几天就去！

卫立煌：记者朋友们，我找魏司令还有事，你们去游击纵队政治部找魏司令的弟弟魏凤禧采访吧！

23.许昌第一战区野战医院病房办公室。

卫立煌、傅庭芳、魏凤楼围坐在一起谈话。

卫立煌：魏司令，我听说你我都是姓刀下一横的“卫”，和西汉名将卫青一个姓，你怎么姓起委鬼“魏”了？

魏凤楼：嘿！你不知道，从一开始当兵填表时，姓就弄错了，当时我是蚂蚁尿尿，尿到书本上不湿（识）字，后来当了手枪旅长、第三军长，才弄清全国有姓卫、魏、韦的，同音不同姓。我要改，冯王祥将军说，改？咋改？都一样，如果当初把人字念成狗呀猫的，兴许现在人就不称之为人啦！所以就没改过来。我兄弟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时，用的就是苏联人的符号，回国后又改成魏凤禧，跟我一个魏，其实也是符号。

24.许昌第一战区野战医院病房办公室。

女护士：魏司令该打针啦！

魏凤楼；不急不急！

卫立煌：我这人讲亲情，碰上个一家子姓，总想多唠几句。好吧，咱长话短说！建亭啊，（他说着左手伸出三个指头）三项任务，一个星期完成。第一，扶沟江村战斗，已经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多月啦，对日寇叽谷廉介师团造成重大伤亡，小日本硬是过不了新黄河。全国人民都为江村的国共两个排叫好。对了，听说那个姓屈的排长还是你带出来的？

魏凤楼：屈登瀛可是个好孩子啊！

卫立煌：建亭啊，你还要做好巩固阵地工作。第二，第一战区支援新四军彭雪枫一批武器，走到鲁山，被当地的土匪张杆子劫去了。

魏凤楼说：这两件事都好办，请卫长官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
卫立煌说：我和傅庭芳本想接你去洛阳治腿，看来今天走不成。你就和你的部队一个星期后开赴偃师暂住，准备布防黄河沿线，作为预备队。

魏凤楼：卫长官你给我带来三万大洋，我也用不着。我想用这个扩充一个团，我打算到西华、扶沟招兵，把兵招上来，再训训，少说三个月才能走。

卫立煌说：不必啦！你不清楚，81师已经血洗了竹沟，把共产党的老窝给端了，现在往西华方向赶，蒋在珍要给西华人换换脑子，你要去你家门口招兵买马，要是你俩在西华打起来，还是我的事。你还是带上你的纵队跟我守黄河去，招兵买马的事以后再说。

魏凤楼一听，眉宇间一皱。不过马上舒展开来，坚定地回答：坚决执行！

（70）

待续